

出塞集

出塞集

曩者

國家有準噶爾之役命將征討北自
張家口至軍營二千餘里間置臺站
四十有九以通斥堠傳羽檄初武臣主
之後以文臣之獲譴者注理厥務號
曰坐臺用示譴罰今

上登極準噶爾畏域臣服六師偃息
裁為二十九臺又憫諸臣久設台三年
期滿得代或念譴非其罪仍叙勞
績予錄用且不次

恩至渥也然各臺近起塞垣遠抵
絕漠皆空無人烟迄有朽草壘土覆

茅穴坯出入陰風晝號朔雪夏飛
內地粟麥茶瓜酒餌之屬大力者百倍
其直乃克致不則飢寒青裸渴飲

潼酪曉暮但聞羊啤馬嘶不聞鷄犬

無論啼鳥至其地者雖磊落自喜

之士無不消沮蕭颯盡喪其生平其

年少氣盛負其所有則激烈感慨為

叫號不平之鳴人情乎無足怪者余

同年靈子抱孫山左名士擅詩歌通

古今其挾理治事如昆刀切玉庖丁解

牛穎銳精卓無難之者起家進士

不十年由縣令而府而道而至兩淮運

使歷有殊蹟淮高留驕蹇疾其整峻
利不能動則中以蜚語致被誣去官而
有坐臺之行祿被蕭然遠設窮塞
其他係無聊宜何如者乃得代入都
出其出塞集示余讀之甚若夏雪
爛若春葩聲夏金石既無消沮蕭

風之狀而止無不平之鳴異矣昔昌黎滴
潮陽有雪擁藍關之句氣象一何莽

索耶子瞻被放後有但願生兒不

識字無災無難到公卿之語幾於怒

罵矣今抱孫之出塞諸作未嘗不跌

蕩愴慨而不失溫柔敦厚之音固抱

孫之工於詩抑其器量識度有越尋
常萬者哉抱孫之歸自臺也

天子察其才授以州牧逾年遷永

平太守夫永平方盧龍重鎮也襟山

距海長城齒列灤河帶繞為歷代

門戶鎖鑰要地我

朝起自遼陽茲郡遂為堂室狀
其形勝之壯故足當豪士之胷而
發其雄傑之氣抱孫坐嘯之餘
俯仰登臨浩歌閒化迴思孤踪絕
域磧暗吐黃茄清月白得毋轉有
黯然而魂銷者乎

乾隆十有一年歲次丙寅年弟婁
東沈起元撰



余不解古今之天於英奇磊落雄文鉅筆之士不
宥聽其御安車騁康莊往往故爲寥蕭之困縶之
使之鬱邑而不能自伸庸耳俗目將疑其一跌不
復振亦旣已甘之矣未幾而袞塵駢升雲霄所謂
藻耀高翔日晶玉朗者猶夫初也曩時相苦何心
哉今夫山坦然而迤也無凸凹則無峰巒矣水渟
然而平也無風石則無波瀾矣意者人生安常處
順衍衍而吟酣酣而歌遇山言山而已遇水言水
而已風雲月露吻相衍而色味陳天若曰吾其有

以礪之礪之而其氣益摯其才益適其識趣益廣
遠而深粹其文章之世宙乃開闢而一新則吾觀
於雅雨山人出塞一集不覺仰天而笑悠然有悟
也先生操如椽之筆主盟壇坫者三十載歷宦屢
擢其政績之敏練廉正播在朝野者不具論吾第
言其詩夫天之曩時所以位置先生者未嘗不佳
且稱也潁川揚州是廬陵眉山兩公酒香墨瀋流
連蘊藉之區而先生踵之宦潁而西湖櫛沐出焉
宦揚而平山堂氣韻森焉四方名宿懷文抱道與

夫一技一能之士奔走若赴玉帛敦盤之會曰歐
蘇復出矣先生政事之暇卽與諸君擊鉢刻燭飛
箋洒翰於山亭水榭之間諸君或欽手懾氣先生
顧謙讓不遑適館餐者樂忘跡度無不傾囊倒篋
而贈也旣註誤被吏議奉

成臺自揚抵都余與先生固聞聲相思久是時乃
把晤於宗弟思山邸舍尊酒傾平生歡持出塞圖
索題意氣瀟灑無幾微遠行離別意明日馳馬去
經年斷消息思山瘁於官隻身客死母老無子先

生在塞外聞而哭之以詩特寄余其音至悲余故
和之曰詩哭九原無寄處書來萬里弔相知以此
徵先生友誼淳篤其所爲詩發於性情者爲最真
也越三年甲子蒙

恩

賜環相見問無恙外卽出其塞外詩見示曰君其
爲我論定之余反覆讀之其氣摯抑何淵以和也
其才適抑何超以曠也其識趣之廣遠深粹有流
露於語言之外者則讀易之功也淵和類歐超曠
類蘇至其所歷白草黃沙夜笳秋馬之荒涼則夷

陵僭耳之所無豈非天之另闢一境以位置先生而誘其詩也歟先生卽不出塞居長安中仰屋看書三年猶一瞬耳而所得若此豈獨天成之抑亦君王之德也歟于今

聖主鑒其公忠朝野欽其練達一州之牧信非鸞鳳所棲以望卜之方面節鉞之寄其不遠矣顧吾不知所謂藻耀高翔日晶玉朗者先生詩境又將何如也桐城同學弟馬樸臣拜謨

乾隆庚申公駐維揚治裝出塞適予甫自遠歸枉
駕草堂越日治具相招屬製贈序重九出塞辛苦
抵臺除夕前一日而臺上報章已至公萬里投荒
顛頓不自保顧傾注於予若是癸亥長至承

恩賜環旋有灤州之命予今春計偕入都相望五百

里欲會末由秋杪晨起聞剝啄啟戶見公驚喜特
甚別離六稔髣髴不改色和而氣壯忘其從龍沙
雪窖中來而顧予則既老矣已而手一編示予曰
塞上烽靜戍政寬閒因得一意玩易而性耽筆墨